

於天下則不因於地中則不悅於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執事以治民爲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切疑莫先於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敕諸路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變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庶不困矣

論市易

宋神宗時上

文彥博

臣近言市易司於御街東廊設又子差官監賣果實分取牙利損大國之體歛小民之怨乞行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亦不蒙詢詰未審聖意以爲何如退

省僭狂伏增惶懼臣竊慮陛下以其事小故不足恤而臣愚以謂所損甚大決不可爲區區盡言蓋由於此且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魏闕之下治象所關今乃官作賈區公取牙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瑣屑乎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故價亦不如是之規利也凡衣冠之家網利於市搢紳清議衆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論所非者乎斯乃龍斷之事孟軻恥之臣亦恥之復不忍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不勝憤悶輒敢屢言伏望聖慈俯

垂詳擇若以臣言非當甘從誅責

論市易

宋神宗時上

韓琦

臣詳制置司䟽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切要之語唯舉大槩專用偏詞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之息爲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財在市而無人

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賈公彥䟽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臣所謂周制有從官借本賈者亦不以求民之利但令變所貸錢輸國服卽以爲息也此所

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菴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䟽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所取貸萬錢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

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慈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

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䟽貸錢取息之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

乞罷茶鹽榷法

宋欽宗時上

楊一時

臣伏覩陛下屢降德音欲盡復祖宗之舊崇寧紛更唯是茶鹽二法最爲民害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宗詔有司會榷茶淨利均爲茶租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抵刑之患可謂公私兩利矣當時詔書有曰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筭以陷吾民也又

曰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丁寧至矣固後世子孫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斤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未有茶色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尤被其害行法之初哀刻之吏以配賣引數多爲功苟冒恩賞其後以歲課最高爲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陪費無

本編  
卷之三十一  
慮十五六年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自祖宗迄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枝蔓徃狂克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權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息均之人戶從民願也熙寧中有議再權者朝廷不行方神宗大有爲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爲以是爲不可行則是終不可也今鹽息敷在人戶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其爲害深矣江

浙有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爲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未爲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塩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官吏迫於殿最之嚴皆計口授之以克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不比較歲課必虧使者持節一路豈肯坐視而恬不加察乎前此定賦之後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監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盜販致有虧欠州縣苟追譴責不免敷配取辦雖名爲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舊也臣切謂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

司使之自便無敷配之弊而人始受賜矣往時鹽息諸路所得各無慮數十萬緡以克經費故漕計不乏漕計不乏則橫歛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議者必謂罷茶鹽二法中都必至乏用臣切以爲不然舊日權貨務所積皆克御前用戶部所得無幾矣今陛下恭儉節用一毛不妄費焉用此物爲哉兼權貨務在祖宗時鹽鈔自有常數以備經費舉而行之兩無所妨陛下早降睿旨罷此二法以幸天下

乞戒勅諸蕃市易

林光朝

宋孝宗乾道中編修官林光朝奏

臣聞古之爲關也蓋以禦暴惟譏異言察異服不使奇袤之人變亂於國中此爲關之本意也是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嘗以是命臯陶豈唐虞所都與狄人相近深恐羣狄變亂中華而爲是寇賊姦宄之事此不可不責之治獄者天下繫端常生於所忽釁之未萌以簡書治之爲有餘及其已甚以甲兵取之爲不足唐虞盛時所以治夷狄者如此是治之於其早未嘗攻之於未流也東南有海道所以扞隔諸蕃如三佛齊大食占城闍婆等數國每聽其往來相爲互市遂於嶺南之廣州福建之泉州各置市舶一司諸

蕃通貨舉積於此荆淮湖外及四川之遠商賈絡繹非泉卽廣百貨所出有無相易此亦生人大利也臣昨在嶺外見諸蕃之貨近年以來多是蕃人以厚貲停塌而責商賈以數倍之息所以如是者謂其自有貨賣之處近聞蕃客十五五嘗在都下自賣蕃物而以金銀爲回貨今又聞轉而之他中國禁令如此闊踈非所以待夷狄也夫金銀可貴吾之所寶以塗金銷金爲服用則坐罪爲不輕若之何棄其所可貴者於化外窮髮之鄉此物一去卽不復相流通豈不重可惜也然中國所得蕃物往往可以克耳目之玩

若用之於救水旱行軍旅一皆爲無用之物至如金銀可貴自古而然豈可使之日蠹月耗而不加恤焉臣之過計又不特此一事如前年於吉陽軍買馬今年復於泉州買馬及器仗此釁漸生烏可縱而不問往時海外有一種落俗呼爲毗舍耶忽然至泉州之平湖此尚在一絕島續又至北鎮去州治無二十里之遠其視兵刃一無所畏啗食生人乃如芻豢每得尺鐵爭先收拾所過之處刀斧鉤鑿爲之一空及散走嶺外殺人爲糧挾舟而行出没水中猶履平地潮惠一帶莫不戒嚴此曹禽獸也初不知所託在何等

處尚能爲吾民之害况所謂熟蕃往來中都者乎臣願聖慈戒勅嶺外及福建一路所有蕃客止令於廣州泉州相與貿易不得輒出二州之界庶幾他處金銀可貴之物不至泄之界外且無往日意外之患不勝幸甚

理財中論錢幣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天下以錢爲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爲貨而錢并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矣而猶不足至於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爲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與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模刻之易而不知其爲盡錢之難十年之後四方之錢亦藏而不用矣將交執空券皇皇焉而無從得此豈非天下之大憂乎夫見其有而因謂之有見其無而因謂之無者此常



人之識爾所貴於智者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爲用耶下無以爲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誠而獻者有二議有防錢之禁有羨錢之術夫南出於夷北出於虜中又自毀於器用盜鑄者雖殺雜而能增之爲器者日損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於不密也是誠可密也若夫羨錢之術則鼓鑄而已矣雖然盡鼓鑄所得何足以羨天下之錢且天地之產東南之銅或暫息而未復雖有咸陽孔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內積於府庫外藏

於富室而欲以禁錢鼓鑄益之耶且錢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權盡重於百物者爲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液月鑠歲化此其賸天下之寶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爲哉豈其思慮之有未及哉故臣以謂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者也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於此也賣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

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貴莫如珠金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弊也錢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他幣至於皆廢誠以爲輕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爲後日之計者何也此臣之所謂弊極而當反者也天下之事本無奇畫爲奇畫者小人之自使以干其君者也不可聽也雖然臣又有疑焉計今日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賣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

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旣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穀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至富强米斗十錢以上爲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往者東南爲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旣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曠之荆襄米斗乃或止百錢爲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匏果蔬魚鱉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

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爲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爲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况於持空券以制錢乎然則天子與大臣當憂其本而已矣

鈔法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自漢以來止用銅錢亦用鐵錢至前宋祥符年始置交子續蔡京又請創會子今之鈔法乃襲前宋交子會子之舊耳非古法也不必究其法始何代但可以利國濟民者通古今可行也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益貴是時民間貧無置錐者亦有銅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在民間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法立一時而弊出他日非法之不善也乃久而自不能無弊耳事極則變變極則反

有緒 卷之三十三  
能因弊更新然後可傳之不朽鈔法之弊已云甚矣  
天下之物重者爲母輕者爲子前出者爲母後出者  
爲子若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  
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  
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  
十兩爲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  
旣而銀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爲母小  
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  
輕加重以後踰前非止於大壞極弊亦非吉兆美識  
也今物價日貴鈔價日賤往年物直中統一錢者今

直中統一貫如至元鈔五厘與一分買不成物街市  
之間無所用焉久而不革則至元一貫僅直中統一  
錢物直錢而鈔不直錢將見日賤一日而鈔法愈見  
澁滯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每歲發出鈔本倒換昏  
鈔止收三分工墨可謂巧於利國廉於取民矣殊不  
知一貫出一貫入鈔行民間僅有三分而民間之鈔  
反損三分也且鈔在天下昏爛則已何必倒換於古  
亦無倒換之法兼倒鈔之便止是城市間一簇人烟  
得濟若各縣百姓散居村落僻遠之地去城數百里  
得倒換者絕少未嘗便於小民也且所倒昏鈔旣皆

付之丙丁則鈔本盡虛捨矣况外路倒換到合燒之  
鈔貫伯分明沿角無缺京都之下稱爲料鈔一歸煨  
燼誠爲可惜今但知可得工墨三分之利不悟虛捨  
本鈔九錢七分之害於國於民兩有所損將見口少  
一日而民間愈無鈔可用此弊之二所宜急救也古  
者藏富於民民富則國自富唐太宗曰民依於國國  
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克腹腹飽而身斃君  
富而國亡此之謂也當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  
鈔與至元鈔兼行大德五貫或二貫准作至元一貫  
明以大德易中統不過扶至元之輕以整一時之弊

鈔母旣起則物價自平矣每歲發出各省勿令倒換  
就支作官吏俸錢和買絲料等用却以民間所出夏  
稅折糧課程贓罰諸名項錢起解大都以供支持賞  
賜及隨朝俸給庶國家鈔本俱爲實用而鈔散天下  
民亦無損行之數年民間之鈔不可勝用矣鈔法旣  
正更議鑄銅錢法使輔鈔而行則國家日富百姓日  
殷隆古至治將復見之若造新鈔而不行銅錢則鈔  
易壞爛損之多而益之少決難經久造銅錢而不行  
新鈔則至元太過恐一旦行之輕重相懸不以爲便  
二者不可偏廢也夫鑄銅爲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

本編  
卷之三十一  
賊難以賚將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使  
法不可行則上下二三十年間滅棄不用久矣何待  
今日始知之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  
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無窮之利也  
先賢嘗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本之多故民  
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  
於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僞造者紛然立法雖  
嚴終莫能戢今天下真僞之鈔幾若相半如不之信  
但以中統鈔通而計之自初造至住造該若干倒換  
已燒該若干便可知矣若以鑄錢不償所費則造鈔

所得工墨三分必不了鈔局俸給一切物料之費也  
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爲愚昧夫國家輸運則  
鈔爲輕費百姓貿易則錢爲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  
相背卽子母相權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究其  
異議之原皆由內外官吏以利國爲重利民爲輕以  
至於誤天下國家也今有陳言謂何地產玉出金何  
處人家有奇珍異寶則朝廷忻然從之立見施行謂  
其有以利吾國也有陳言謂損朝廷一分之鈔可謂  
民間十分之利或無損於國而有益於民之事則一  
切視同故紙抑而不行謂其無以利吾國也上下相

蒙已成膏育民生日蹙灾害日臻國家雖富將焉用之愚今請造銅錢

翼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將以

大利於民耳如

咸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

錠紙之爲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舉爲烏有所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錠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一百萬散在天下並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千萬年猶同一日所謂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也今鈔中明具錢貫卽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文銅而出可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之懷十文鈔而出雖

買水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貧卽此已爲明驗不必旁引曲喻以論其利害也但比來言事者非指陳厚利不足以聳動朝廷之聽昔右丞葉李請造至元鈔謂中統一張僅可一張之用若以至元一張抵中統五張一歲造鈔之費無所增益自可獲五倍之利以此陷國遂行其說豈知遺弊至於今日鈔價既賤而僞造更廣數年之後至元一張止可當中統一張國家未見其利民間不勝其害實爲誤國之謀而當時遽以爲信迄今不覺其非亦可怪也已聞言者請以大德鈔一貫准至元鈔十貫卽葉李之策也若

如所言則他日至元之弊尤甚於中統矣亡宋自十六界加至十八界又加爲官會以至於國亡不救此覆轍可鑒也彼知造至元之利可以五倍不知鑄銅錢之利又可以百倍夫鈔云一伯文乃百銅錢今民間稱爲一錢一貫文乃千銅錢今民間稱爲一兩是一錢准爲百錢十錢准爲千錢也若以銅錢一錢自作一錢之用則物直鈔一伯文者可以一銅錢買之各處月申時估云物一斤該鈔二錢者今律以本色銅錢二錢則二伯文鈔可得物一百斤以元價計之省鈔一十九貫八伯文是錢有百倍之利矣旣利於

國又便於民猶復議擬久而不決甚可爲國乏謀臣之歎也如准所陳造新鈔以扶至元之輕罷倒換以全國家之利鑄銅錢以通鈔法之滯富國惠民之道無以加此介夫前任湖湘司征猥役下僚區區忠愛無由自達欽覩累朝詔書節該諸人陳言在內者呈省聞奏在外者經由有司投進遂於前陳已准太平策內言有不能盡者摘出鈔法抑強戶計僧道四事罄竭底蘊赴湖南廉訪司及宣慰司投進雖蒙稱善斬於轉達言劇明切竟淪故紙今附錄於各項之後縱不獲遇於一時必將見知於異日有居樞要達官



大臣能以致君澤民爲心者當有取於所言切謂國之與民實同一體民富則國自富國富則天下自平用銅錢雖未覩近利且以富民爲先欽觀先皇帝立尚書省詔文內一款節該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欽此銅錢初行民間得便歡謠之聲溢于閭里僅得逾年遽行改法又欽觀詔旨罷用銅錢節該雖畸零使用便於細民然壅害鈔法深妨國計欽此切詳詔意未嘗不以用錢爲便何爲於國有妨只此一語可見奸臣之誤國矣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若便於民卽利於國國與民相依而立安有便民而反妨國耶爲今之計不必取民之資以富其國但因國之資以富其民足矣所謂富民之術無他道也當思古者民何爲而富今者民何爲而貧貧富相懸係乎銅錢之興廢耳農家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紵鷄豚畜產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產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民安得而不富今窮山僻壤鈔旣艱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拽不開若肯物還鈔則零不肯貼欲盡鈔

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較量生受百端或喪婚之家  
急切使用只得家藏貨物賤價求售貨不直錢而  
利盡歸於商賈之輩民安得而不貧詳今用錢之便  
有三一則歷代舊錢散在民間如江浙一省官庫山  
積取資國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稅非爲小補二則市  
廛交易不煩貼換雖三尺孤童亦可入市免有挑僞  
昏爛疑認之憂三則國之所出者鈔也民之所出者  
貨也鈔以鉅萬計國不可以得民貨貨以畸零計民  
不可以得國鈔若使畸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鉅萬之  
鈔自然流通此國與民之兩便也禁錢之不便亦有

三一則見有廢錢日漸消毀隨處變賣鎔化爲器滅  
棄有用之寶淪爲無用之銅深爲可惜二則市井懋  
遷難以碎貼店鋪多用鹽包紙標酒庫則用油漆木  
牌所在風俗皆然阻滯鈔法莫此爲甚三則商賈往  
來途旅宿食無得小鈔或留質當或以准折村落細  
民入市買物或背負穀粟或袖携土貨十錢之貨不  
得五錢之物或應買一錢之物只得盡貨對換此則  
農商工賈之通不便者也以三者之便兼以三者之  
不便固知銅錢誠不可廢也卽今民間所在私用舊  
錢准作廢銅行使幾於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純使廢

錢交易如江東之饒信浙東之衢處江西之撫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行頗是利便愚嘗參酌古今若以銅錢一伯文准中統鈔一貫一分一錢極爲酌中亦與鈔文內貫形相符今銅價一斤該中統鈔一貫五伯每一斤銅可鑄錢一百六十箇則錢與銅價亦相等自無僞鑄之弊矣兼各處爐冶器具已有規可復鼓鑄除見管外仍設官旋造嚴禁民間擅鑄銅器見存之銅足可儘用銅坑所出更無盡藏將見國家日富百姓日殷太平盛觀何以加此此特言用錢之利而已鈔法之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鈔國課也朝廷

之柄用也而與民間共之可爲長太息可爲痛哭今民間之鈔十分中九皆僞鈔耳僞鈔遍滿天下而朝廷略不動念不知謀國之臣何如其用心也且如一年造鈔二百萬錠發出各省倒換舉化爲灰止存工墨鈔三十萬錠而已今民間富家巨室庸僧繆道豪商鉅賈一家所藏有不啻三十萬錠者合而言之箱篋畜藏何止百千萬億計非僞鈔而何善爲僞者與真無異雖識者莫能辨或有敗露到官乃造之未善不堪使用者耳愚嘗留杭見買賣者就庫倒出料鈔於店戶使用反覆觀之曰此僞鈔也試代以僞反忻

然受之杭人習於市易尚不能辨况乎鄉落小民哉昔在仕途嘗推問僞鈔公事犯者謂一錠工本可以造鈔數百錠獲利如此人安得不樂爲之雖赴蹈湯火亦所不顧如不以爲然但更改鈔法悉令舊鈔赴官倒換新鈔必數百萬倍透出於元發鈔本矣又嘗考之自周漢以來皆用錢幣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武帝用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後漢光武貨幣雜用布帛金粟章帝時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至唐則全用銅錢或間以縑素不聞用鈔也至宋朝寇瑊刺蜀創置交子

以權一時之宜因而行於中國識者謂紙錢乃鬼神所用非人世所宜以人用鬼固知宋祚之不長矣不謂聖朝立法不求乎古而循襲亡宋之舊誠爲可惜愚於讀書之暇反覆細繹頗得其說旣乏權位雖有其策志不得伸言不得達惟有懷能抱恨而已以紙爲鈔決難久長如欲用鈔必須改法宜倣古用幣之意以絹爲之國家立局置匠起機依鈔樣織成方幅每貫自爲一張約以尺二長七寸闊四圍邊幅俱全其貫文就機織成却以五方印色關防之取青於極東取紅於極南取白於極西取黑於極北取黃於中

土五色備具非民間可得之物雖欲僞爲將焉用之  
然織者可作大張難製小幅零用自有銅錢不必小  
鈔若朝廷出納則代以輕賚此卽子母相權之說一  
則可以數十年不壞二則僞造者不得爲之三則免  
倒換燒燬之煩行之數年成多損少其鈔自不可勝  
用矣立法之善無出於此故曰鈔決不可用錢決不  
可改此事有關國計非泛泛雜律常例之比可以富  
民可以強國可以解歲饑可以弭外患可以萬世開  
太平真久安長治之策也惟是羣言噂沓誰適爲謀  
築舍道傍歲不我與因循苟且唯唯悠悠最爲政之  
幸甚

鹽法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富國惠民無出於鑄山煮海二事而已鑄銅爲錢固  
乃國家之大典煮鹹爲鹽雖知爲重而未得規畫之  
方今隨處立運司各場置令丞實以課程浩大必須  
另設衙門以專管領不知爲蠹民間甚不小也致弊  
百端何可勝言其於國家實無所益且如福建一道  
僅抵淮浙一場周歲辨鹽七萬引亦設運司正官首

領官吏人等所轄一十場批引入所鹽倉二處官攢人吏游食之徒不計其數惟吞食鹽戶而已今各處運司官吏每歲輪番分司給散工本雖曰唱名其實陽散陰收纔併開煎卽以守催監裝開竈起火住火比附考較封埕巧立名色百計科擾場官因而倍取鹽戶必須應付又有總司差人催辦取數什伍爲羣不時下場追擾若不取之鹽戶從何而出上下交征通同隱蔽戶之富者尚堪少延貧者無措必致私煎私賣之弊官司追搜如捕重寇只得舉家逃竄卽目逃戶已多不敢申明止令同竈鹽丁代辦數年以後

必盡逃矣此鹽司之設不便於鹽戶也商旅販賣所以流通鹽法助辦官課令運司賣引鹽倉支鹽則有照引散帖百種需求方得支發纂節去處又設批引官索瘢求瑕恣行刁蹬至地頭行賣又差拘收引官檢校多餘無非漁獵客人而已若鹽價高運司官吏詭名先行攙買或鹽價低則勾鹽商聘賣及有上司官與權要之家挾勢奪買必須先儘數足而鹽商有守等半年一年不能得者又計其引數需要荅頭錢以客旅與官府交易本自疑忌豈可更加挾持此鹽司之設不便於商旅也運司關防私鹽併遠場毀遠

竈立團煎煮外立團軍巡綽爲法可謂嚴矣但團軍歲一更易何所顧藉附團數十里鷄犬不得寧甚至掠人殺牛椿配居民無所不爲其能保私鹽之不漏乎又有鹽司差人及管軍頭目巡鹽絡繹鄉村間遇見有鹽不審虛實便指爲私從其詐騙則免公庭少不依隨遂成實禍及有正犯到官者設無賄賂監禁經年轉指平民連逮無已溪壑旣厭盡皆撒放或至遭斷者無非窮民斷沒家財一半多不過五七貫而已有援者咸得請脫無力者必至於罪此鹽司之設不便於百姓也運司立法凡有私鹽生發罪及州縣

正官鹽出於倉場而罪歸於州縣似此無辜何異池魚之殃兼鹽戶不屬有司無相統攝致有一等慣賣私鹽無賴之徒結構鹽司上下容情縱令不軌無所畏憚及與附場民戶交參住坐便作竈戶柴戶等名色紊同影占又有民稅詭寄規避差役凡遇有司追會詞訟庇稱鹽戶沮撓官府不得施行有必合約問之事卽以辨課推辭動經歲月不得杜絕此鹽司之設不便於官府也煮鹽權課所以資助國用今言者但知爲國興利不知爲國省力總其所入爲數雖多扣其所出已費不少何異以羊易牛猶謂之得策耶

且以一引鹽論之歲給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鹽司官吏月支俸給般運水脚之費通以價錢准除折算而官司月過本錢將及一半矣此大不便於國家者也夫畜貓防鼠不知饒貓竊食之害愈甚養犬禦盜不知惡犬傷人之害尤急今鹽司官吏猶饒貓惡犬之爲害也宜先去之則鼠自穴藏盜亦屏迹矣唐劉晏專用榷鹽以充軍國之用觀其行事一時莫及後世亦無有以繼其軌者其言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理財常以養民爲先又謂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

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民不困弊此已驗良法古今不能易也爲今之計不必立竒求異但祖述劉晏之遺規則盡善矣宜將鹽運司衙門及各場所設官吏團軍巡卒盡行革去併入有司管領選省部內才幹官一員克榷鹽使於各州縣摘佐貳官一員提調鹽事於出鹽去處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簽取本處有底業富家應當亭戶分認周歲鹽額令亭戶自行收拾竈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亭戶不致於逃亡



本編 卷之三十二  
竈戶可息於追剝民戶亦免團巡誣逮之擾既無所  
擾自皆樂於應辦矣若非亭戶竈戶而自煎者方爲  
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條治罪事既歸一誰敢輕犯  
如工本實爲鹽司所有而鹽戶虛受其名得免額外  
苛虐已云幸矣雖不支工本亦無怨也終歲額辦鹽  
引預於春季作一次發下諸路給散各鄉官收管令  
客人徑於收鹽去處支買依時價兩平交易聽從他  
處發賣隨所至繳鹽引自可革去買引攬引支鹽分  
例批引過關一應之弊商人獲利既厚則販者必多  
而民間亦可得賤鹽食用也古今鹽法不過爲辦課

耳使課而無虧何必廣布衙門自取多事今鹽有定  
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於亭  
戶既省俸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官享其利而民安  
其業矣至於戶日蕃而賦益廣鹽日多而利益博他  
日之增羨未可以限量計也富國惠民之道已盡於  
此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唐德宗時駕幸奉天贄上狀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  
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

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歛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

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秬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

忽觀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與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曠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

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

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  
旋復都邑興行隆典整緝焚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  
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  
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  
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  
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論奉宸庫估賣物色

趙抃

宋仁宗時上

臣竊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

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係朝廷寶秘之物今一  
旦卽行估賣深損國體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  
一遠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且國家內有  
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省浮費則用度自  
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刷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  
帑動搖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臣愚伏望聖慈爲  
國惜體所有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  
會計內帑

宋哲宗時上

上官均

臣聞財用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  
盜得以稽察故財無妄出之費而國無不足之憂然

後可以裕民之財力而仁澤被於天下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受財貨之入所以待王之膳服賓客祭祀賜予玩好之類皆總於太府歲終會財賄之出入可謂財用出於一故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而國無不足之憂自漢及唐其理財設官不若周之條理詳備其計入爲出不若周之法制全密則上下鯁鯁然常以不給爲患不亦宜乎先朝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於一司故以金部右曹案主行內藏受納寶貨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

報寶貨之所入爲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爲之拘催歲入之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得以會計文籍舛謬不得以稽察歲久朽腐不得以轉貿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扃鑰塗窻牖以爲固密耳承平歲久寶貨山積多不可校至於陳朽蠹敗謾不知省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臣切聞昨來內藏斥賣遠年縑帛每匹只二三百文夫自方郡之遠至內帑每縑之直須近二千餘斤賣之直止於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矣夫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求於民不知節用之術而爲多斂之計

此有司之罪也臣以爲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得交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貨幣則帑藏有盈羨之實而無棄敗之患國用足而民財裕矣

乞以封樁錢賜戶部及諸路轉運使

宋哲宗時上

范祖禹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旣遣郎官會計必見缺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

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旣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爲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爲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爲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旣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爲此不可爲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

如有不實卽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爲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蓄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爲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舒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荆川先生右編三十二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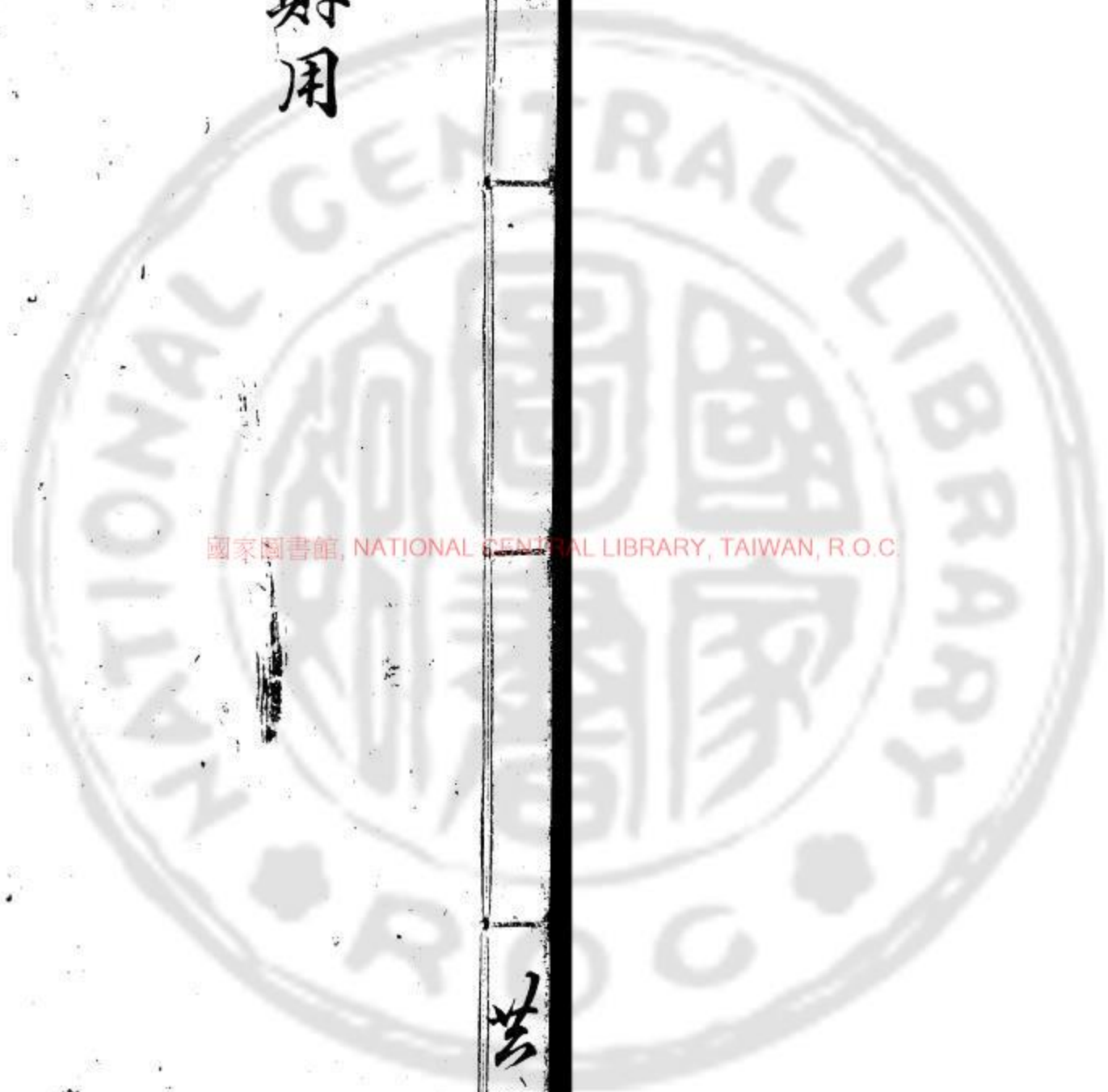
荆川右編

三十三

五

財用

共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三

戶三

財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 上宋仁宗

司馬光

論新法 上神宗

蘇軾

論新法畫一 上神宗

蘇軾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 上神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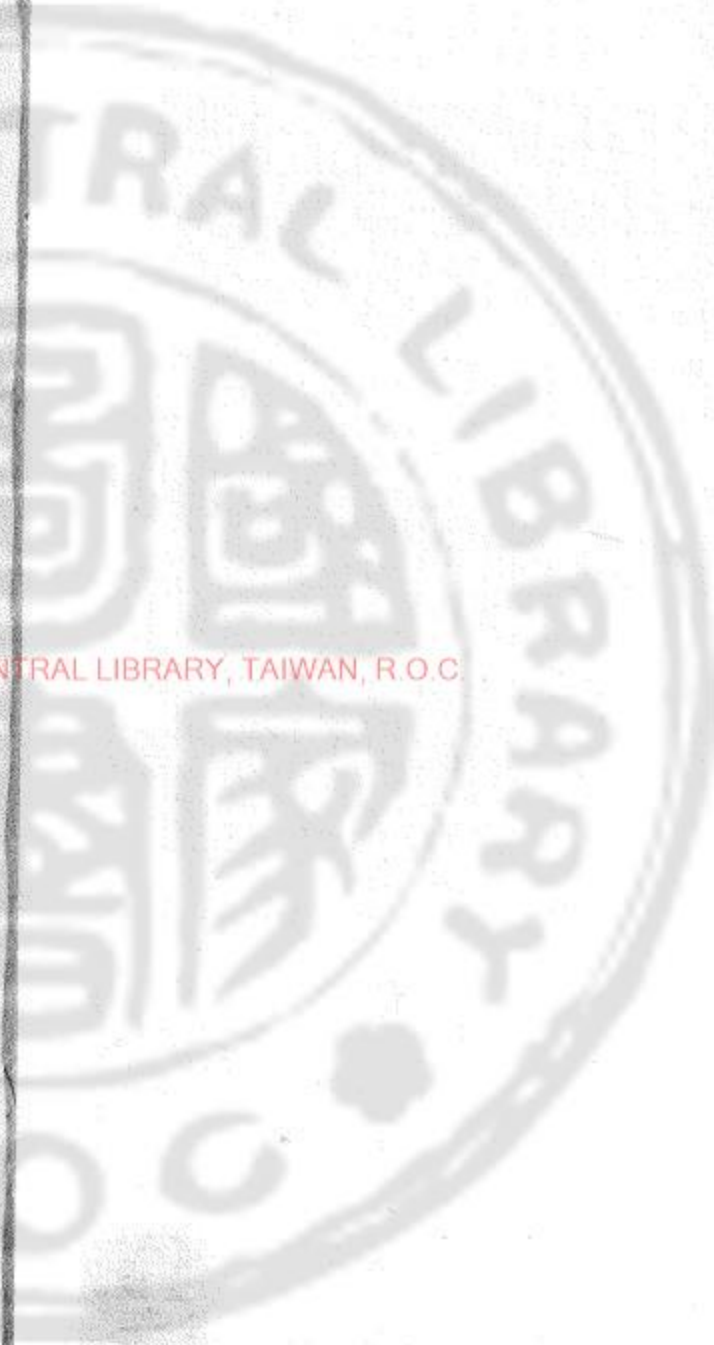
司馬光

論更張新法當須有術 上哲宗

呂公著

乞罷免役錢 上哲宗

司馬光



論發運常平官制因革 上高宗

章誼

論時政差役諸法 上高宗

胡銓

理財上 上孝宗

葉適

理財下 上孝宗

葉適

論三冗 上神宗

蘇轍

俸祿 元成宗

鄭介夫

卷三十三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三

都察院御史僉都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三

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 司馬光

宋仁宗時上

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  
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  
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

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  
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  
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陛下安知來歲之  
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卽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千里  
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爲盜軍旅數起久未  
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  
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  
此爲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爲有之而不爲之備俟  
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爲

輔佐臣以爲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  
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  
旣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  
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柰何日復一日取過  
目前而已矣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  
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  
於亂乎其後五胡構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  
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爲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  
也詩曰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  
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爲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旣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爲憂而早爲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爲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

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乎然臣聞古之聖人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其竭可立待也公家旣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於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然則爲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

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  
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爲人之所爲况其下乎固  
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  
資序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  
其爲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  
典州郡則欲其爲龔遂黃霸尹京治縣邑則欲其爲  
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爲孔僅桑弘羊世豈有  
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  
穀之人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爲之  
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爲之不必用文辭之士

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寘之館閣曉錢穀者  
爲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  
不同取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  
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真僞辨其臧  
否考其功効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  
用不可復退也故群臣各宣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  
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  
世官相承以爲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  
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  
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

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判度支計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變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

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曠之所爲一皆廢壞况怠惰之人因循苟且唯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効乎臣愚以爲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効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効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其無

實効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  
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効者或自權爲正自  
轉運副使爲轉運使無實効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  
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  
効尤著者以補之三司補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  
司使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  
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  
不離於已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爲永久之規矣其文  
辭之士則自有資望不必使爲錢穀之吏以輕之也  
何謂養其本源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

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  
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  
倍收而租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  
賈流通則有無交易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  
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  
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  
者也捃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  
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奸巧簿書而罔君上  
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爲  
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

堅實使用者獲利浮僞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取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生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買其穀以應官司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

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僥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爲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按籍調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爲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僞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浮侈



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致爲上華靡爲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鹽茶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歛之必散之故曰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乃白圭商頌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用其智顧不如白圭倚頓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効而遺遠

謀故也夫伐薪者惜其條枝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爲考私其心曰吾居宮不日而遷不立効于目前以自顯故養材以遺後之人使爲功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地皆爲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棊布於海內戎狄窺覲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僞賞賜巨

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款塞富饒之士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奈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可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可用乎臣切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

宗之舊無所更造或隳頓荒翳不加修治飲膳衣食器皿帷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士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恠極一時之鮮明唯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厭舊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勾貸不止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縣官之物真僞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

舊規如曩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宮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有賜予亦不甚豐切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况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十耗七八矣內藏已虛而浸滌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爲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

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費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歛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懍懍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奸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佞徼倖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以此也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噸一笑噸有爲噸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噸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重賞如是而國以富強况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徼倖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聚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息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均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

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効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仕伍畎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鄉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寢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

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人之所以重困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墮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爲奸利是以每有營造資置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

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唯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事皆以竭民財者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耶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邇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爲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

罷省內自如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毀焚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消除奸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容貯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糧於畎畝商賈遜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懍懍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而宰相不以爲憂意者以爲非已之職故也臣願

陛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隸於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量入以爲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爲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庫奉宸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効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

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  
主后土奏庶艱食懋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  
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  
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  
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  
今諱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  
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  
之民流轉歿亾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  
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犯忌諱惟陛下裁察

論新法

蘇軾

宋神宗時上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賣犯天  
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  
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以停罷乃知陛  
下不惟赦之又且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  
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  
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  
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  
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  
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

不系  
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  
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知天  
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  
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  
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  
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  
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  
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  
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  
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

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  
間不容毫髮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  
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  
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  
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稿燈無膏則滅魚  
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  
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追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  
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  
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  
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

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

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利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召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

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口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欲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

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闕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

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滋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

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邑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員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景楊相如皆以爲不便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

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日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爲功必湏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

必用千頃之波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劃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材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財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

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禾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

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  
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厝之天下是猶  
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  
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更無酬勞長  
役雖有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  
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于四方者  
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大甚厨  
傳肅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試  
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  
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軍逃常半

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  
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  
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  
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  
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  
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  
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  
兩稅如舊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以兩  
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  
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

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徭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役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

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

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涉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拘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旣平一邦之民自

足無專斛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平時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必先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昧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



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時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地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

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收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

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

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橋知其不

王氏因成帝而身家而盛不因元帝偷安龐黃之亂時宣宗早崩不因銷兵也且引此與前不

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收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

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謹節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謹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佑甫

武帝開土桑孔力馬鼎宗平難見濟多

爲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以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尚厚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宗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

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今圻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王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遂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

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

鑄不為  
無功於  
景

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

官常湏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聾  
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  
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  
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  
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  
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  
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  
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  
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  
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管當發運均輸按

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  
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  
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  
靜爲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  
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  
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  
之未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  
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  
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祖  
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

右編 卷之三十三  
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歿蓋數百人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大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

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宗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譴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

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于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若調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議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刑定任子條式修葺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



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洎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威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

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且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

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得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

論新法畫一

神宗時上

蘇軾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徧舉指顧而定矣旣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

可見臣切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之聖明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啟導聖意易置

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  
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狂切獨爲陛下恨  
也陛下自卽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  
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之極  
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旣知其不可用  
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  
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  
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  
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  
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

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  
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  
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  
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  
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再雨旣雨而中止遲疑猶豫  
久而不忍則天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  
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  
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  
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  
青苗之旣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旣團

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候鈇鉞

畫一狀

臣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中外臣僚下至田夫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

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箝默不敢正言今謹採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兼并之權而濟貧人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家之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令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雖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

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卽取願還卽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逮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

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能效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罰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日員數猥

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賊得罪無祿者加等今用贓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今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旣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旣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

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群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奸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重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聖朝何苦如此况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柰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奸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或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盡

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  
截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旣弊  
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  
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  
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疏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  
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  
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  
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  
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勢難久留而私

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忝  
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埃  
誅戮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

司馬光

宋神宗時上

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  
德澤汪洋天降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  
切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  
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  
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



右編  
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祇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謀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政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

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切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

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啾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債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

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又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寢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

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需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旣竭加以水旱之灾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旣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愷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調贍乎臣切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

今無故盡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  
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  
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  
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  
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  
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歛之於  
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  
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  
爲太宗時兗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  
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

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  
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  
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  
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  
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畀之又散青苗錢數千  
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  
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  
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  
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  
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旣盡

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水旱餓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發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旣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秦以來至于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版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

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靖亦惟在王官邦君室臣切觀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它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措歛財利以希恩又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歛雇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漑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咲而條例司自以

右編 卷之三十三  
爲高竒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  
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皇皇不  
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  
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  
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  
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  
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  
錢穀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當則太平之業依  
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  
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  
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  
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  
之不勝悽悽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

論更張新法當須有術

呂公著

宋哲宗時上

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爲  
念凡所施爲皆中義理如罷導洛堆垛等局減放市  
易見欠息錢罷人戶養馬放積欠租稅差官體量茶  
鹽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  
臣之生事歛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

之無不欣喜踴躍今來復蒙陛下不遺踈拙特降清問臣雖無狀敢不竭盡愚見臣伏思先帝初卽位召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寬省民力爲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群臣有論其非便者則以爲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今陛下旣已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爲衆論所惑則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旣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須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其財中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鹽司提按旣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相得安業無轉爲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爲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遠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數事皆畧陳大槩其它詳悉非書所

能盡然臣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故臣前日輒獻愚誠乞陛下廣開言路選置臺諫官誠得中正之士布在要職使講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爲矣若不得其人則雖有欲治之意終不可以濟事功臣又切慮議事者以爲若更張青苗助役等法則向去國用又至不足然自來提舉常平司等處錢物並係封椿自不許撥充軍國常費况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時旣外不輕用兵革內無土木橫費自然國計易給兼罷得上件措斂則民力已覺漸舒只如近日方罷導洛司堆梁場沿汴稅額已有增數此古人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 乞罷免役錢

司馬光

宋哲宗初光守門下侍郎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原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



迫貧民剥膚推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  
壑彊者聚爲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  
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  
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  
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  
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  
則恣爲姦僞曲法受賊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  
事發則挈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  
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所有  
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

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汝輸我  
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  
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  
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也自古豐歲  
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  
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十文更急  
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若  
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  
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  
殺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

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  
歛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效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  
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歛之臣猶依  
並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便幽遠之人不必聖澤  
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  
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  
其爲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爲今之計莫若  
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  
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  
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

條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  
卽令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  
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卽勒正身別雇  
若有盜却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  
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  
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  
最號重難彙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  
爲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  
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  
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粗色及畸零

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有  
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鄰  
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爲衙前戶力難以獨任  
卽乞依舊於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每  
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等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  
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  
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准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樁管  
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  
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卽行支給然尚慮天下  
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勅內更指揮

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膽下諸州縣委逐縣  
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卽便依  
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卽仰限勅到五日內  
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  
取者限勅書到一月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  
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書到一季內  
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  
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所在  
役法曲盡其宜

論發運常平官制因革

章 誼

臣伏見戶部掌天下財賦出入在祖宗時則三司使之任也三司使在人主左右總金穀圖籍之數而諸路各設轉運使以分任一路之責三司使在內諸路轉運使在外其開闔歛散之權有不能相通也於是在三路則有都轉運使在六路則有發運使所以巡行天下周知盈虛之數以制國用自更爲戶部以來在本部則有左曹右曹之設在諸路則有轉運司提舉司之異運司則左曹之屬也提舉司則右曹之屬也左曹所入散之以給經常之費右曹所入積之以

待不時之須此皆內外相維臂指相應而理財之政密矣今發運旣廢而諸路財賦有無不得以相通提舉旣廢而常平財物陷失幾及於大半議者乃欲使戶部長貳周行於郡邑但置主管官以革常平之宿弊誠恐無補治道徒紛紛也臣切謂今日諸路監司幹官無慮數十人若罷去冗員收其吏祿以復發運司則諸路財用通而不竭矣又今諸路轉運使副率兩員若專委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兩司名實旣辨職事所及不敢不盡如蒙睿明灼見因革之原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論時政差役諸法

宋高宗時上

胡銓

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蒙恩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陛下天語諄諄有及於晏子對景公唯禮可以已之之語側聆玉音仰歎聖學高妙遠到古人用意處非臣淺識謏聞所能窺測竊以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正謂此耳臣是時知陛下可以爲堯舜之聖可以致唐虞之治可使斯民爲堯舜之民臣雖蠢愚遭時遇主如此其忍箝嘿不言甘自同於終日不鳴之馬唯當披露肝膽捐棄軀

命以報知遇敢卹其它是以輒極竭芻蕘之慮况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准御史臺牒契勘今年三月一日視朝月分依條於文班內從上輪二人充至日轉對檢准續降指揮節文今後視朝轉對官如當日不作視朝亦合前一日赴閣門投進文書臣謹條陳一二臣聞今日之弊無甚於差役之法無甚於改官之法而其所當急者莫若興水利莫若營田莫若復孝廉力田之科夫差役不罷則民之巨蠹不除改官之舉主不罷則士風之趨競不息差役之弊臣寮論之詳矣若夫改官之弊臣請爲陛下極言之臣聞今改官

者非五百千賂吏部主吏雖有文字五紙不放舉主  
士大夫至相謂無五百千莫近臨安而五紙文字非  
二十年干求不能得往往多是宰執侍從關節方始  
得之不然孤寒之士每五紙文字須三百千經營乃  
可得合五紙之費爲千五百緡孤寒之士安得宰執  
侍從關節安得千五百緡勢必枉道以媚當途權貴  
以求之勢必貪墨黷貨以賂吏部之吏不然終身爲  
選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臣愚欲乞罷舉主止令  
選人實歷九年無違過卽與改合入官蓋堯舜三考  
黜陟不過九年而春秋書天子錫成公命亦以九年

爲得禮故也臣伏見二三年來歲仍小歉議者皆歸  
咎於天時臣獨以爲地利之未盡臣聞禹貢之書曰  
濬猷澮距川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爲猷  
澮溝洫農事之小小者耳禹何爲盡力於是及攷文  
王平土之書與小司徒之職然後知禹之意深且遠  
矣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  
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  
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  
爲畿畿方千里小司徒之職乃均其土地以稽其人  
民而周知其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賦之事臣嘗考其制九夫  
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爲邑方二里  
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  
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  
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  
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  
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  
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  
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

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夫井田  
之法出稅者寡而治洫治澮者衆知禹之盡力乎猷  
澮溝洫誠生民之急務也今平居無事時溝洫不修  
至有水旱而歸咎於天時豈不謬哉臣愚欲望聖慈  
特詔州縣講求溝洫之利如古鄭白渠如召信臣之  
鉗盧陔以復禹之迹卒有水旱非所患矣臣聞今日  
之急務莫若且休兵營田令州郡官以營田爲名而  
無營田之實欲究其實有十說焉一曰擇官必審昔  
魏武欲經畧四方苦軍食不足用棗祗策置屯田以  
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司馬懿謀伐吳乃使鄧艾廣田

蓄穀是也二曰募人必廣趙克國留弛刑應募及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後魏文帝時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是也三曰穿渠必深趙克國擊先零屯田於金城先浚漕渠鄧艾屯田於壽春以爲田良水少遂開河渠之利是也四曰鄉亭必修趙克國繕鄉亭理湟陁是也五曰器用必備趙克國上器用簿是也六曰田處必利漢昭屯田於張掖魏武屯田於許昌是也七曰食用必克趙克國屯田萬二百八十一人多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二百八斛是也八曰耕

具必足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李彪請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唐開元二十五年諸屯田用牛耕墾田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一牛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一牛稻田每八十畝配一牛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耕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頃畝折除是也九曰定稅必輕東晉元帝大興中後將軍應詹上表屯田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稅賦以使之公私兼濟魏李彪上表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是也十曰賞罰必行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北齊武成帝河清



三年詔緣邊城守營屯田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然就其中莫難於募人尤莫難於耕具募人之要臣請如李彪之策取州郡戶十分之一而又加廣焉人戶能募三十人於淮南要害處營田三年有官人與轉一官無官人借補官資能募二十人或止十人者比例施行仍令州郡敦遣如此則人樂然從矣不然徙猾吏及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如崔實之政論或因罪徙人於沿邊如仲長統之昌言斯亦可矣其耕具請權任廣西馬綱三年專令市牛蓋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臣頃

雜偶以  
是約動  
才人  
能變  
或俗也

在廣西知之詳矣臣謹按漢惠帝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時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時詔孝弟天下之大順力田爲生之本三老衆民之師庶吏衆民之表武帝時郡國舉孝廉一人後漢帝時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乞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至唐楊綰爲相首建復孝弟力田等科當時高之風俗翕然丕變此誠天下之大順爲生之本爲民之表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復孝廉力田等科畧倣漢制自今郡國率三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六十萬二人九十萬三人二十萬四人不滿三十萬

二歲一人不滿二十萬三歲一人務在綜核名實必  
得敦朴行義之士以格澆薄之風躋時堯舜上再使  
風俗淳復何難哉

理財上

葉適

宋孝宗時上

夫理財與聚歛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歛而已矣非獨  
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  
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  
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  
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

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  
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歛之資雖非有益於已  
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  
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  
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  
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  
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  
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  
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  
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

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卜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

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賣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

若是有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與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歛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

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其盡與之乎然則柰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恠也徒從其後頰感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歛者乎抑已盡歛而不可復加

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柰何以聚歛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理財下

葉適

使天下疑已不可爲天下臨財則疑其取見患則疑其避勢相軋權相傾之際則疑其謀若此者雖匹夫不能自立於鄉黨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爲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爲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情捨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也噫蛇未必噬也而人疑其螫虎未必搏也而人疑其暴有麟鳳之德而後見之者無疑心雖然麟與鳳不常出於天下而天下亦安得而不疑古之聖人所爲

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爲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爲安靜之令數出寬大之言而天下終疑之而不置不亦悲夫今國家之患法度未立號令未信財用未足欲有所爲而不能遂若此者不足爲大憂也而其憂則在乎未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仁孝恭儉服御簡約宮中之費可悉布於海內而無毫髮之私此亦足以

明其無所取於天下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使人申命長吏通財移粟惟恐在後奏疏蠲除不問縉石來輒報可此亦足以明其深自結於天下矣而天下終不能無疑於其間某欠某負詔書已釋放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也開坐畫一條件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其文案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一司其事未見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興某利也下自一縣令而上至掌國計之近臣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必不與民也而民又皆疑之曰此其挾國之重以病

已也天子以大義安天下非爲苟且而已矣將用以  
滅虜而復北方也今也不出門閩之近而天下皆以  
利疑之矣是猶可與有爲邪夫當天下之皆疑此不  
可以力勝而辨解也宜退而考其原今天下有百萬  
之兵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強大之虜以未復  
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貴臣  
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以無所用  
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其無所用耶然則  
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下獨敢不疑其利之  
耶嗚呼數世之富人食指衆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

愈於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獨  
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賣田疇鬻寶器以  
充之使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今天下  
欲爲大貧竭盡索然無聊之術耶又豈特上下相疑  
而已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者必曰今之官不可爲  
也伯夷之廉必改爲跖躄之橫尾生之信必習爲狙  
公之欺而非跖躄非狙公則其事不可以濟然而不  
敢以其情告於上其告於上者姑曰陛下至仁法令  
明備群臣奉行不謹而因以誅求於其中故朝廷雖  
惇重信而使民不能無疑耳上豈將以爲然耶臣敢

言其情今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交相爲急也事勢使然豈其盡樂爲桑弘羊楊可之所爲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每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使其真桑弘羊之流固且不暇而况其不爲弘羊者耶所畏者上每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爲弘羊者也昔劉晏當肅代衰亂之際天下多事故謂晏能以不足爲有餘此出於不幸耳以今較之猶爲平世而柰何以不足責其臣而謂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歟豈不爲有事者地歟天下方議更爲貢賦之籍鈎考其會而悉書之使一縷以上上無不知其所自出而州縣不敢強取於民噫今州縣號爲難治一縷以上旣在籍矣而州縣之用於何取之若此者天下愈疑矣

三冗

蘇轍

宋神宗時上

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



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  
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  
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  
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  
心勞而不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  
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求遠人則必自其  
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  
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  
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

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  
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  
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位以來  
躬親庶政聰明睿知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  
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  
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  
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  
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  
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  
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

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陸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

乘其荐饑遂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昔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繼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

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漕運之吏備沿邊三歲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

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

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  
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之  
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  
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  
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  
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  
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  
於下上下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  
者已至填堙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  
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

者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  
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  
爲窘則懣亂懣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  
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  
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若止來者而闢其隘  
今也毆市人而約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  
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  
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  
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  
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

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度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

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者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喜其壯而已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而已如憐其老則曷爲

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捐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自

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旣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

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司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

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爲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

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來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而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

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以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攬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致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



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也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川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

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始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

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  
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  
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  
備西羗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  
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  
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  
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  
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  
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人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  
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

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  
天下之大而二十萬之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  
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  
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  
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  
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  
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  
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  
止矣非有果能知敵之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  
而知故常多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

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之衆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財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多聞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

名愈高其廩愈厚其財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多聞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

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輯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見有過此時者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口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

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

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貴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

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

本紀  
二ノ三ノ二ノ三ノ一  
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釁  
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  
居外如漢唐之政此亦云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  
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饋運之勞  
不至於大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歛重  
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  
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  
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以舟楫州郡之卒弊  
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  
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

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  
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  
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  
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  
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  
今三班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  
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  
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  
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  
之兵富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

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貧之原也從其可恤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恤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

用此亦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恤之義臣誠知事之旣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恤而收之則無益

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故爲是三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也然臣愚以爲苟二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官踰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二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之而不久其

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



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矣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俸祿

鄭介夫

元成宗時上

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也在官者不耕而食故制祿以代之祿有不及何以養廉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臣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近來貪官污吏習以成風祿之有餘者則視爲

儻來畧無撙節之心祿之不足者則借口無可養庶恣爲侵漁之地上下交征相承爲例庶耻道喪不覺其然宜思所以整救之可也時務所急雖未專在此而祿之不均自是朝廷一大缺政今親民之官該俸十兩者給職田二頃獨江南半之南地非肥北土非瘠也况江北少囂訟之風江南多豪猾之俗而給田乃有重輕此祿之不均一也顧茲中外管軍管民務站各色官均爲任君事也均爲食天祿也而職田獨與路府州縣及廉訪司官而餘弗之及於此何薄於彼何厚此祿之不均二也今各處職田元有官田則

有之元無官田則無之又雖有官田而不給爲職田者有職田處除綠麻豆麥外所收子粒路之正官不下八百石微如巡檢亦收一百餘石無職田處浪得職官之名不沾顆粒之惠而况外任俸鈔從五品止三十兩從六品不滿二十兩如九品止十二兩以俸鈔買物能得幾何十口之家除歲衣外日費飲膳非鈔二兩不可九品一月之俸僅了六日之食而合得俸鈔又多爲公用指除若更無職田老穉何以仰給又如小吏俱已添俸添米舊請俸鈔六兩者增作八兩每鈔一兩月加米一斗以此比之則六品以下之

無職田者反不如一小吏也饑寒相迫欲律以廉得乎此祿之不均三也今內任俸鈔倍於外任而京城之間尋常米價亦是半錠一石飲食衣帛件件穹貴以鈔數計之雖多一倍以日用計之實無外任一半所得况無職田可以供贍如外任三品官月得俸鈔八十兩職田米八百石一月該米六十餘石至如九品亦收職田米一百以上石一月得米已近九石之數隨朝三品官月請俸鈔三錠一十五兩既元無職田又不添俸米而四品官除俸鈔外月增米一石九斗五升由此言之則隨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如外

任九品簿尉之俸此祿之不均四也制祿不均則人心不一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其流可勝言哉且俸祿一事自歸附以來言者不知其幾矣而所言俱不得其要朝廷舉行亦不知其幾矣而所行皆未底於平一番更變又是一番紊行終無益於缺政之萬一也中朝冗職固難枚舉如各處巡檢各路提控案牘歲收職米尤爲虛費隨縣置尉司簽弓手以專巡警又有分鎮軍官以助之何須贅設巡檢司甚而一縣之內有設三四處者徒蠹民間無濟官府隨路既有經歷知事足任案牘又令行省贅差一員徒蠹官府無

益民間茲類頗多皆合汰去既可省俸又可以清選法也如處州徽州等路總管無職田可收縱令每月增米一石五斗五升而省劄人員一月反得米八石有零似此不平朝廷何嘗知之當今之弊不在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未均不患俸祿之不敷而患設官之太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損而官有所利矣議事之臣日夜講求俸米之說謾爾紛紛莫窮要領其有俸鈔有職田則過於厚無俸鈔又無職田則過於薄尸位素餐者空負糜廩粟之譏服勤輸力者乃有飯不足之歎若能

衷多益寡截長補短職田所收自可敷用今有額外多費二十八萬餘石糧徒於國儲大有所損實於官吏未見其益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有零一日之俸不滿十四兩若如晉之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筯處雖罄竭私帑亦不能自給矣天子立相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先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也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處行省宣尉司皆是樞要重臣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些少俸米何足爲

養廉計君子猶良驥也欲責之日行千里又不飽以芻菽世無是理也宜盡取元撥職田合收子粒錢糧官爲收貯將中外合設人員分別差等而普及之隨朝官吏俸給雖厚米價則穹凡俸五兩月給米一石外任官吏俸給旣薄米不直錢凡俸五兩月給米二石五兩以上隨俸加之不願支米者則隨時價准之以鈔內外臺察院廉坊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絕比之有司量加優添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後山河西諸州城不係出米去處照依本處時估折價不當拘以二十五兩所以重邊鄙也無分軍民各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支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數足其餘剩者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所謂利國利官之要道也其祿旣均其政自平免致饑寒之憂自存廉耻之節然後律之以贓貪之法彼亦不得而有辭矣

不系

二  
／  
卷之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荆川右編

三十四

禮

郊廟  
藉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共三十一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四

禮

郊論祀禮

郊祀對

議郊廟

議定南北郊

毀廟議

共皇立廟議

惠懷廟制迭毀議

上漢武帝

上成帝

上成帝

上哀帝

上哀帝

上晉明帝

觀射父

董仲舒

匡貞衡

匡貞衡

劉歆

師丹

賀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論郊丘配享祖宗 上唐武后

沈伯儀

議始祖廟 上中宗

張齊賢

論太子陵廟 上玄宗

陳貞節

論皇后配廟 上玄宗

陳貞節

論兄弟入廟 上玄宗

陳貞節

駁義宗廟號書 上玄宗

韋湊

論祖宗祧廟 上德宗

陳京

禘祫議 上憲宗

補

韓愈

祖妣祔祭議 上憲宗

韋公肅

議四后祫饗 上宋仁宗

歐陽修

論建郭后影殿 上仁宗

歐陽修

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上仁宗

劉敞

論明堂配侑 上英宗

錢公輔

議僖祖祧遷 上神宗

王安石

議僖祖祧遷 上神宗

韓維

議僖祖祧遷 上神宗

孫固

圓丘合祭六議 上哲宗

蘇軾

請復用皇祐典禮 上哲宗

蘇軾

論四廟祧主 上光宗

朱熹

籍諫不籍千畝

補

號文公

請行籍田禮疏上漢順帝

補黃瓊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禮

論祀禮

觀射父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

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藺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

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遷其祖日月會於龍虬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記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

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姦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縹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郊祀對

漢武帝時仲舒上

董仲舒

廷尉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

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秣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

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  
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  
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  
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  
湯問仲舒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  
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  
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  
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  
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  
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  
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  
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  
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  
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  
乃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  
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議郊廟

漢成帝初上

匡衡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  
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  
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

不  
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  
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禮大呂舞雲門以埃天  
神歌大簇舞咸池以埃地祇五牲用犢其席藁稽其  
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  
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  
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  
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議定南北郊

漢成帝初上

匡衡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  
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

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  
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  
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  
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  
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御詩曰毋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  
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  
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天子從之

毀廟議

劉歆

漢哀帝時光祿大夫劉歆奏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敘事處不知何處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漢書卷九十八 匈奴傳第九十八 征伐既首敘之而後及其餘

掖以鬲媯羗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  
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  
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與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  
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  
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  
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七者其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  
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  
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  
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結以七廟言之一篇樞要孝武皇帝未宜  
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



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  
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  
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  
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  
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因以親疏相推及至祖  
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  
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人之謀既以  
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

帝結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  
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共皇立廟議

師丹

漢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郎中令  
冷褒黃門郎段猶奏宜為共王立廟京師上  
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上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  
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  
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  
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  
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  
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  
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  
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  
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  
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  
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  
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

共皇也

惠懷廟制迭毀議

賀循

晉明帝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  
帝應各爲世則類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  
下太常循上議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  
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  
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  
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  
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  
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

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  
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  
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  
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  
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  
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  
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  
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  
不於七神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  
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

志修  
弟不得  
各爲一  
世也

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  
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  
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  
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懷惠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  
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  
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  
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  
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  
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

高祖親廟四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  
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  
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  
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  
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  
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  
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代承  
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  
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  
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依經理而對為  
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王潔行  
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

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林薦席褥  
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  
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  
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

### 奏論郊丘配享祖宗

沈伯儀

唐武后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安義奏嚴父  
莫大於配天天于萬物為最大推父偶天孝  
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上帝之祭立祖考  
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  
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  
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  
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  
配與二經合太子右諭德沈伯儀奏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

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為最詳虞夏退顓頊郊饗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為一主也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

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

議始祖廟

張齊賢

唐中宗即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為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常奉禮郎張齊賢上議

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

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為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為始祖異乎殷周之本高稷也高稷興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印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為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為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貽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

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為六室

言博士等三百人為兩說齊賢等不祖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有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為義宗列於廟為七室西京大廟亦如之

論太子陵廟

陳貞節

唐貞節為右拾遺初隱章懷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

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

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  
 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  
 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  
 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  
 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  
 別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  
 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  
 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欲非

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  
 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為限况天子篤親親以及旁  
 蕃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  
 繼絕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  
 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  
 上伯祖也服總章懷伯父也服蕃懿德節愍堂昆弟  
 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  
 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

論皇后配廟

陳貞節

唐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  
 后并升焉貞節上奏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妣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閔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

### 論兄弟入廟

陳貞節

又與博士蘇獻上言

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

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禘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



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

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

不綱 卷之三十四  
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太宗無子則立  
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  
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  
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  
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  
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  
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  
及告謚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  
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  
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

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  
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  
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  
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  
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  
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  
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  
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迂於禮官不  
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駁義宗廟號書

韋 湊

唐玄宗開元時有敕復孝敬廟為義宗將作大匠

臣聞王者制禮是日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者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闢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 論祖宗祧廟

陳京

唐德宗即位初玄宗肅宗既附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初位東階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禘京以太常博士上言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

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禘禘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禘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禘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禘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禘禘卽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旣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

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禘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禘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禘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禘於廟如真卿議真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高稷爲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

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  
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  
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  
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  
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  
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  
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  
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  
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  
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

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  
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  
爲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  
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  
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  
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毀  
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旦改易不可謂禮  
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  
而壇去壇而壇壇壇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  
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

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

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末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

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燁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高曾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於西列衆主左右

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雖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

士韓愈質衆言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禘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禘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禘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宗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禘禘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卽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禘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

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禘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



不以順乎冕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  
 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  
 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  
 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  
 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  
 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  
 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  
 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  
 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  
 工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

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  
 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  
 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  
 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  
 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  
 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  
 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  
 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  
 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  
 室會祀曰薄廟未成張縉為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